

# 今夜星光灿烂

## ——“赵树理文学奖之夜”素描

张波

# 双塔



### 有限篇幅传递无穷意味

张莉

我喜欢看脱口秀,认为脱口秀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它的叙事节奏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方式相匹配。脱口秀和短篇小说都是小体量叙事作品。所谓小体量,指的是篇幅的短小。无论是脱口秀还是短篇小说,都追求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足够带给我们心灵震撼的讲述。

我喜欢小体量的叙事作品,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自身所携带的“有限性”——因为有限制,所以便要求凝练、简洁,因而作品本身的密度便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密度首先是指故事本身不能稀薄寡淡,要在极窄的条件下凝聚起受众的情感共同体。密度是所有小体量叙事作品的“硬通货”。密度不是一个情节连着一个情节,不是情节的堆积,它指的是故事的内核,以及内核所提供的视角。好作品需要提供新视角,它要召唤并刷新读者或观众的感受力——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想、这样看、这样说、这样做。

不同的是,短篇小说讲故事,但讲故事并不是短篇小说唯一的任务。有时候它会为我们刻画一个人物,为我们重建一个情境,有时它只是带给我们一种感悟,情节不一定紧凑,但却震动人心、意味深长。这些作品的密度,既包含时间的长度和宽度,也包含历史的来路和事件的复杂性。

除了故事,好短篇小说的密度还指的是讲述本身所携带的力度和冲击力,以及一种韵味。正如《短篇小说之所以短》一书所说,“无论是用过去时还是现在时讲述,风格无论是含蓄还是前卫深沉,你所感受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催化成紧张、专注及恍然大悟,这是一部优秀短篇小说提供给读者的鲜活品质”。经典小说的“密度”在于让读者看到了习惯和寻常之下的“不寻常”,带给我们看事物、打量事物的新眼光。

要意识到密度与新鲜视角的重要性,从“有限”出发,去构建生动鲜活的情境;从“有限”出发,去抵达余音绕梁、意味无穷;从“有限”出发,去激发每一位读者的无限的想象力。这是高度,也是难度,正是这种“高”和“难”,才会重新生成属于我们时代的短篇小说之所以是短篇小说的魅力。

### 一家之言

## 顺应叙事而变 ——《宝水》的语言风格

白烨

乔叶潜心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我读了之后有一些异样的感受,乃至意外的悸动。这异样与意外在于她描述了一名旁观者对于山村新变的亲历亲见,一名外来者对于乡村振兴的全情投入,在乡村田园风光与民俗风情的精细描绘中,向人们展现出当代乡村在时代潮动中悄然新变的可喜图景。《宝水》里的女主人公地青萍退休之后去往位于太行南麓的宝水村,一边为老安看守民宿,一边调养自己的身心。在此期间,顺便接受了为宝水村建立一个村史馆的任务。就这样,地青萍渐渐地融入宝水村的日常生活,还越来越多地介入宝水村的各项工作,自身的沉疴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祛除。由于把严正的主题寓于日常叙事,把宏大叙事融入个人叙事,使得作品经由个人的身心治愈的寻常经历,带出了当下乡村革故鼎新的非凡历程。《宝水》在近期的乡村题材写作中独辟蹊径,那就是由日常化中写乡村,在风俗画上看振兴,把美丽与振兴有效地衔接起来。

与注重叙事的生活化细节相适应,作者在语言表述上特别注意情绪的舒缓、节奏的从容,尤其是对于豫北方言的妙用,既信手拈来,又精雕细刻。

作品的叙事语言,能明显感觉到既细腻又敏动,甚至细腻到琐瑣、敏动到敏感的程度。这里,混合了女性看取事物与病人感知事物的双重特点,内里是疑惑与好奇,却被上了冷眼旁观的外衣。但随着作者由象城向子城、福田村向宝水村的不断移动,作品语言的调性也在逐渐改变,在细切的打量、新奇的印象中,热切的温度在逐渐升高。这种由冷到热的渐变,正好契合了叙事者从外在到内在、由被动变主动的姿态转化,使得作品的表述过程,既自然而然,又真切生动。

进入宝水村,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后,作者在叙事语言上明显增强了对地域方言的关注与运用,时常引用一些当地村民的口头语,并使这些口头语构成叙事语言中的关键词语。这些含义丰满的土语、俚语,再加上“升来升去升到农村”的豫剧《朝阳沟》唱词,使得作品在语言表述上越来越向乡土化、民间化靠近,染上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含带了浓郁的生活情趣。

这部作品对于我们当下的乡村题材写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那就是,新时代的乡土题材写作,一定不能凭靠作者过去对于农村生活的已有印象去写作,一定要直面新的农村现实,深入进去,沉下身来,在亲历亲历的生活体验中,读懂读透当下农村不断变动着的生活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现状,从外到内都要有精准的把握与有力的表现;乡村题材写作除去“高举高打”的写法外,还有别的路数、别的方式。旁敲侧击不一定输于正面强攻,轻歌曼舞不一定弱于急管繁弦,在日常生活的精细叙事中,复现生活之美,揭示时代之变,不仅同样有效,而且更显别样。



《宝水》书影(百度图片)

会苏醒、返青、焕发光影。乡愁,让散文奖获得者高海平陶醉其中,执着地在脚下这片土地烙下足印;让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刘纪昌下了眉头,却上心头;让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刘向莲(笔名:陈年)笔下的文字,辛酸透出暖意,疼痛透出欢欣,用希望温润着每一颗心。

文学的荣光属于作者,也属于编辑。优秀编辑奖获得者郝俊丽称,在为别人作嫁衣裳的同时,也在文字中获得无可取代的滋养和历练;贾健民以诗人的激情,三十年如一日在文学原野里幸福劳作,以一名资深文学编辑的情怀,汇入山西文学的诗和远方。

网络文学奖获得者董群(笔名:纷舞妖姬)上台领奖掀起了一阵热潮——当来自好友吴京的祝贺视频展示在大屏幕,当董群的名字和《战狼》系列、《特战荣耀》联系在一起,观众席瞬间爆发出兴奋和激动。作为网络军事题材作家,董群为文学作品转化影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思路。

### 绚丽舞台蕴诗意

文学是艺术的母体,整场典礼通过文学与艺术有机结合,打造出一场极具创新性的高规格文学盛宴,向文学致敬、向作家致敬、向时代与读者致敬。

晋城融媒体中心冯海菊导演的设计颇具匠心:舞台两侧,赵树理木版画像高高矗立。绿色的底座,如同山西延伸不断的绿水青山;蜿蜒斜上的角度,象征赵树理勇攀高峰的文学理想;大块透明的背景,纯净得仿佛是赵树理清澈的人性、磊落的一生,以及那颗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初心。

“谷子好,谷子好,谷子是太行山的第一宝……”空灵的童声在剧院上空响起,舞台后方屏幕上,麦浪吹过,风吹麦田的声音响起,将观众带入赵树理毕生挚爱的广袤农村大地,那片承载着人民希望的、我们的田野。红色台阶铺就的文学之路,一直通往舞台中央虬曲苍劲的枝蔓,象征着山西文学深植沃土、生生不息。

大屏幕上书页打开,获奖者的身影出现。伴随着获奖者走向领奖台,漫天星光如流星雨般从舞台上空飞流直下,依次幻化出赵树理文学奖颁奖作品奖项。

11个奖项分为6个环节依次颁发,期间穿插的艺术表演,充分展现出山西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人文底蕴。

音诗画《咱们的老赵》,通过文学青年与赵树理之间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情景再现了赵树理经典剧目《小二黑结婚》《谷子好》《三关排宴》中的精彩片段;舞蹈《保卫黄河》,展现出黄河儿女的不屈不挠、铁骨铮铮;中央广播电视



“赵树理文学奖之夜”颁奖现场(山西省作家协会提供)

## 人生的另一条路

董晓可

记得诗人弗罗斯特在其诗作《未选择的路》的结尾处留下了这样的诗行: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的一生。

谁能料到,工作、家庭稳定的我会有一天毅然辞掉公职,决绝地踏上未知的“读博——创作”文学道路。现在想来,仍然是不甘舍弃的文学梦想在一次次的召唤着心中那个快要睡去的精灵。之前,我便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工作之余积极参与到地方文学刊物的编校工作中,但由于“正统”工作和“业余”挚爱的不断摩擦与碰撞,后来还是下决心去听从内心的呼唤。记得路遥曾追忆文学前辈柳青,因时代原因而导致《创业史》中“四部曲”的规划只完成了两部,甚为遗憾。所以,他在有生之年,拼尽生命创作《平凡的世界》。人生也大抵如此,总有一些我们想要追求但有现实阻碍的东西,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量排除困难,弥补一些缺憾。经过反复思考,以及和爱人推心置腹的沟通,我于2016年冬天下定决心从头开始,购书、复习,几个月没日没夜的工作之余孩子酣眠后的复习,每日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终于在翌年万物成熟的金秋,收获了西北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在此期间,我真正开始了对于文学评论的孜孜追求,因为年龄偏大,看着那些应届就读的同学们,除了生出无尽羡慕之外,更多的便是鞭策与惜时。依然是家和学校两地奔波,深夜睡觉是家常便饭,书海泛舟,努力笔耕,后来几经坎坷终于毕业、就业,回归母校山西师大。自2017年至今,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几年过去,所幸有30余万字评论文章得以发表。

作为初学者,我努力拓展着自己的学术视野。在陕西求学期间,我想集中研究陕西当代作家。在导师李国平老师的鼓励与引导下,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选了作家红柯。为了撰写红柯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的书评,我花费两个月时间将其所有作品通读了一遍。如此,一篇万余字的评论文章很快成形,发表在《小说评论》上。数月后,我又写出一篇近万字《红柯文学图谱的五个精神场域“坐标”》,对作家整体创作进行宏阔的综论,发表在《延河》上。此后数年,我重点研究并发表评论文章的陕西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阎安、周瓊璞等,且还在持续中。与此同时,我从多个视角介入多种文体。内容上,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从作家个案研究来看,既

有关于莫言、冯骥才等国内一线作家作品的批评,亦有对石一枫、晓苏、宋辉、宋尾等当代作家代表作品的解读。另外,我坚持小说和诗歌创作,力求使评论文章摆脱在“学院风”影响下的“证明套路”。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有一种理想评论文章的追求,那便是一首韵味十足的诗,抑或一篇温润美丽的散文,而非一道逻辑演绎的证明题。我在文章标题中,尤其注重做到这一点:《莫言〈故乡人事〉:历史尘埃中的人性镜鉴》《贾平凹〈山本〉:秦岭龙脉上的“人”字解读》《倚徙于“绝域”与“霓虹”之间——阎安诗寻“美”》《时代旋涡中的“情怀史”与“生命书”——冯骥才〈漩涡里〉的心灵“非虚构”写作》……我期望孜孜不倦地耕耘着自己这份绿意十足而生生勃勃的评论园圃,让她走向寂寞难言的形态。

2022年,在前辈老师的认可和扶持下,我有幸成为赵树理中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并凭借评论集《盖茨比的鞋子》,荣获了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这些,均是我评论创作道路上的一种鼓励和鞭策。近些年来,我有意识地确立几个集中的研究方向。其一为当代作家的前沿动态研究;其二为陕西、山西地域作家作品研究;其三为延续博士论文选题的上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

一路走来,每每在我彷徨与无助的时候,师友们给予我无尽的鼓励,让我感受到暗夜中的精神光亮。我唯有将这份感动藏于心底,努力上进。

记得在《盖茨比的鞋子》这部评论集的一篇文章中,我选取了“骑猪少年”常大力作为形象来述说我的亲身体验。这位少年一直在社会与家庭束缚中压抑成长,他后来成功跨上了猪的身上,但也因此摔断了一条腿。这多么像现实中的我们,我们都生活得不那么容易,也都曾为了理想摔断了“肉身的一部分”,但却毅然决然地笨拙前进着。因而“骑猪少年”的梦想又何尝不是我们的梦想,虽然常常被现实羁绊,但却常常因为一种梦想而变得充满了明明灭灭的不竭冲动。正如我在文章中写下的那样:“这就是少年,少年身上拥有着追求青春的梦想,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记得诗人米斯特拉尔的诗作《对星星的诺言》中有这样一句:

只要你在看我,我会永远纯净。

愿以此为志,在今后的生活和人生和文学生涯中,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守护文学的神圣与纯真。

###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⑭

## 爱不释手的枕边书

一位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一位优秀的读者。对枕边书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作家的阅读偏好与阅读习惯,从中不难窥见他们对时代的思考、对生活的态度。

随着年纪、阅历的变化,作家、学者祝勇的阅读兴趣也在变化。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不喜欢读古书,读不进去,现在更喜欢古书。可能是因为上学时被要求阅读,今天是主动阅读的,才能发现里面包含着恒久的价值。祝勇白天阅读古籍,历史学术类著作比较多,睡前阅读轻松一些,以小说和传记为主。如最近在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柳青传》《路遥传》《丁玲传》,他希望了解这些作家的写作人生,了解这些作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他虽然更关注学术,但对当代长篇小说的阅读量也不小,有很多都是利用睡前读完的,以此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状态,让睡前的时光变得愉悦。每晚睡前阅读的时候,他会限定时间,以免睡得太晚,第二天起不来。但每读一本好书,限定时间即将到来,心里都会升起一种很强的失落感,就像所有的好时光,都不希望它马上结束。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理解的枕边书,是一个宽泛的指称,它泛指一个人一段时间内最喜欢的、放置在身边经常要读到的书。他给枕边书增加一个限定,它必须是指一个人完全出于阅读兴趣而选择的书。他的阅读兴趣偏向于知识性,特别喜欢叙述非常轻松、又包含着丰富知识信息的书籍。比方《元宇宙》这本书一度成了他的枕边书,因为这一新的知识非常吸引他。

作家鲁敏的枕边书有两个极端,一种是享受型的,觉得特好看,“省下来”留到睡前看;一种是难读型的,因为睡前比较安静,可以集中注意力,同时也为顺利地向睡眠过渡。她喜欢几本书同时开始看,这样便于利用零碎的时间。单位会有在读的书,家里的餐桌堆一些,床头、沙发各有几本。她用这种几条跑道并行的方式读书,会有效甄选出最中意的“那本书”或“那个人”。在类似“淘汰制”的阅读中,会有些书闪闪发亮、超前领跑。

本版编辑整理

### 作家生活